說郛目錄

子第十二

中華古今注 馬縞

古今攷 邸子翁

刑書釋名 王鍵

釋常談 闕名

續釋常談 龔熙正

事原 劉孝孫

袖中記 沈約

國家圖書館藏

中華古今注卷上

宋　馬縞

帝王宮闕都邑羽儀冕服州縣儀仗軍器等部注

凡六十六門

宮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皆所以通古今之語明同處而兩名之也秦始皇造阿房宮闕五百步南北千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幟咸陽二百里內爲宮觀二百七十所皆複道相連

闕

闕者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僊靈奇禽怪獸以昭示萬民焉蒼龍闕畫蒼龍白虎闕畫白虎玄武闕畫玄武朱雀闕上有朱雀二枚

城

城者盛也所以盛受人物也城門皆築土爲之累土曰臺故亦謂之臺門也

堕者城池之無水者也

秦所築長城

秦始皇三十二年得讖書云亡秦者胡也乃使蒙恬築長城以備之蓋秦終於二世帝胡亥也非爲胡人所患秦所築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者焉

長安御溝 楊

謂之楊溝植高楊於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觝觸垣墻故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亦曰禁溝引終南山

水從宮內過所謂御溝

封疆

畫界者封土爲臺以表識壃境也畫界者於二封之間又爲壗埒以畫界分城也

闤闠

闤者市墻也闠者市門也

肆店

肆者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者所以置貨鬻之物

罘罳屏

屏之遺象也塾門外之舍也臣來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詳其所應應對之事也塾之者爲言塾也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唯也罘罳復思也漢西京罘罳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皆有焉如今郡國廳前亦樹之也

宗廟

宗者宗祀也廟者貌也所以髣髴先人之靈貌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無廟四時之饗也

漢成帝廟

顧成廟有三玉鼎二真金鑪櫂樹悉爲扶老鉤欄畫雲龍角虛於其上也

堯誹謗木

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如華也形如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謂之交午柱也

方徼

徼者繞也所以繞蠻夷使不得侵入中國也方面也南方徼色赤故稱丹徼焉

關塞

關者長安之關門也函谷關潼關之屬也塞者塞也所以擁塞夷狄不侵中國也

孫亮金螭屏風

孫亮吳主權之子也作金螭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之祥物也

孫權舸船

孫權吳之主也時號舸爲赤龍小船爲馳馬言如龍之飛于天如馬之走陸地也

漢高祖斬白蛇劒

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劒長七尺漢高祖自稱提三尺劒而取天下有問余者余告之曰漢高爲泗上亭長送徒驪山所提劒理應三尺耶後富貴別得七尺實劒捨舊而服之漢之後世唯聞高祖以所佩劒斬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劒即斬蛇之劒也

魏武帝軍幖

魏武所制也以軍中服之輕便有作五色幖以表方面者也

吳大帝寶刀

吳大帝有寶刀三其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影

孫文臺青玉馬鞍

孫文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於衢路也

魏武帝馬勒酒椀

魏武帝以馬勒車渠石爲酒椀

大駕指南車

起於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脅遂
四方於是乃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位
故後漢恒建舊說云周公所作也周公治致太平越
裳氏重譯來獻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
路周公錫以文錦二匹輧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使
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朞年而至其國
使大夫窶將送至國而還至始制車轄轉皆以鐵還
至鐵亦銷盡以屬巾車氏攻而載之常爲先導示服
遠人而正四方也車法在尚方故事漢末喪亂日亡

中絕馬先生鈞紹而作焉今指南車馬先生之遺法
也

金根車

秦制也秦併天下閱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一
曰金根故因作爲金根之車秦乃增飾而乘輿焉漢
因而不改

辟惡車

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禳除不祥也春秋云桃弓荊
矢以除其災所謂辟惡也

記里鼓

所以識道里也謂之大章車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焉行一里下一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鐘尚方故事有作車法

街鼓

唐舊制京城內金吾昏曉傳呼以戒行者馬周請置六街鼓號之曰鼙鼙鼓

華蓋

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鳥之象故因而作華蓋焉

曲蓋

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制曲蓋焉戰國常以賜將帥自漢朝乘輿用謂曰轓軨蓋有軍號者賜其一焉

雉尾扇

起於殷世高宗有鴝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爲王后夫人之車服翬車有翣即緝雉羽爲扇翣以鄣翳風塵也漢朝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已

來以爲帝輿諸王皆得用之

鄣扇

長扇也漢世多豪俠象雉尾而制長扇也

五明扇

舜所作也舜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之也

警蹕

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故曰出警入蹕也至漢朝梁孝王稱警稱蹕降天子一等焉一曰蹕路也謂行者皆警於塗路也

唱

上所以促行徒也上鼓爲行節也

冕服

牛亭問冕者繁露何也答曰假玉而下垂如露而繁也文選云袞冕旒所以蔽明黈纊塞耳所以黈聰

尚書云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絺繡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也所謂天子衮冕之服也

金斧

黃鉞也鐵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以斷斬今以黃鉞爲乘輿之飾玄鉞諸公王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玄鉞斬妲巳故婦人以爲戒漢制諸公亦建玄鉞以太公秉之助武王斷斬故爲諸公之飾焉大將出征特加黃鉞者以銅爲之黃金塗亦及柄不得純金也得賜黃鉞則斬遊節

公主建鍠

秦改鐵作鍠制也一本云鍠秦制也今諸王妃公主與乘輿通建之

信幡

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之信幡乘輿則畫爲白虎取其義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龍幡朱雀幡玄武白虎幡黃龍幡而五色以諭東方郡國以青龍信南方郡國以朱雀信西方郡國以白虎信北方郡國以玄武信朝廷畿內則以黃龍信

此下脫簡

亦以麒麟幡高貴鄉公討晉文王自秉黃龍幡以進是令晉朝唯用白虎幡書信幡用鳥書取其飛騰輕疾也一曰以鴻鴈鷺鷥有去來之信也

豹尾

周制也所以象君子之豹變也尾言謙也有軍旌建之今唯乘輿行建焉

馬前弓箭

兩漢京兆及河南尹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者止坐者起四人持弓矢走者則射之有乘高窺闕者亦射之魏晉已來則用角弓設而不用矢

狸頭白首

昔秦始皇東巡狩有猛獸突於帝前有武士戴狸皮白首獸畏而遁遂軍仗儀服皆戴作狸頭白首以成不虞也

龍虎節

孝經云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唐節制皆從太府寺准三禮定之周禮云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紫檀木畫其形象御

親金書以賜重臣碧油籠之殁而不用則倒進之蘇武使單于不拜單于怒令武北海窖中牧羊起臥節食雪臥節旄落還漢仗節而廻旄落盡也

軍容袜額

昔禹王集諸侯於塗山之夕忽大風雷震雲中甲馬及九十一千餘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不被甲者以紅絹袜其首額禹王問之對曰此袜額蓋武士之首服皆佩刀以爲衛從乃是海神來朝也一云風伯雨師自此爲用後至秦始皇巡狩至海濱亦有海神來朝皆戴袜額緋衫大口袴以爲軍容禮至今不易其制

櫜鞬三仗

起自周武王之制也武王伐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鑄劒戟以爲農器示天下不復用兵武王以安必防危理必防亂故彀弓匣劒以軍儀示不忘武也舊儀輜轆三仗首袜額紅謂之櫜鞬三仗也

戈戟

此下脫佚

管陽以長戈指日日爲之退舍戈猶殳也戟以木爲之後世刻爲無復典刑赤油韜之亦謂之遊戟亦謂之棨戟公王必下通用以爲前驅唐五品必上皆施棨戟於門

矛殳

矛亦楯也殳亦戟之象也詩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其器也以木爲之

刀劒

河圖云黃帝攝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砂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遂不敵黃帝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授黃帝兵法符制以服蚩尤吳大帝有寶三見上注中吳大帝有寶劍六其一曰白蛇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奔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晉朝武帝時武庫火焚有智伯頭（又云王莽）孔子履高祖斬蛇劒之物皆爲火焚之唯劒飛上天而去也又晉時牛斗間常有紫氣張華知非王者之氣乃是劒氣乃以雷煥

爲豐城令張華知煥博識到縣乃掘縣獄深得劒兩枚一送與張華一煥自佩後華卒子韙佩過延平津躍入水使人尋之乃見化爲龍也雷煥卒子亦佩之於延平津亦躍入水化爲龍矣高祖斬白蛇劒見上注中

枷梏

易云荷校滅耳凶禮云去桎梏桎梏亦枷杻也六月盛暑去囚火枷杻決斷刑獄放宥之也唐時則天朝周興來俊臣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不可勝數俊臣特制刑獄造十枚大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臣（棒號即臣）五曰失魂魄六曰寔同反七曰反是寔人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遭此枷者宛轉于地斯須悶絕別有一枷名曰勦（普逃切）尾榆見即臣復有鐵圈籠頭名號數十又招集告事者常數百人造立密羅織經一卷每拷訊囚人先設枷棒破平人家不知其數

棒

棒者崔正熊注車輻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

銅爲之黃金塗兩足以謂之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用以夾車故謂之車輻一曰形似輻故曰車輻魏曹操爲洛陽比部尉乃懸五色棒於門以威豪猾也

車輻

棒形如車輻見上注中

旄旃

旌者旌也旌表賢人之德旃者善也以彰善人之德旌類旗之象旃類白旄之制書云旌別淑慝

麾旄

麾者所以指麾也武王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也

文武車耳

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較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曰重較

青布囊

所以盛印也劾奏之日則以青布囊盛印於前乘奏王法而行也非劾奏之日則以青繪爲囊盛印於後

謂劾奏尚其質直故用布非劾奏曰文明故用綿自晉朝已來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前非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後

簪白筆

古珥筆之遺象也腰帶劒珥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焉

文武冠

文官進賢冠古緌貌冠之遺象也武官冠古緇布冠之遺象也緇布冠上古之法武人質木故須法焉

鑾輅

鑾者所謂和鑾也禮云行前朱雀或謂朱鳥也鑾輅衡上金爵者朱鳥口銜鈴鈴謂之鑾所謂和鑾者也前有鑾鳥故謂鸞鑾鳥口銜鈴故謂之鸞或謂爲鑾事一而異義也

五輅

禮云春乘青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夏乘朱輅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秋乘白輅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冬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

衣玄衣服玄玉其制見三禮圖

貂蟬

服也貂者須其文而不煥炳外柔易而內剛勁也蟬者清虛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

部伍兵陣

部伍者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長爲伯故稱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一竈四直一伯故云戶伯亦曰大伯以爲一竈之主也漢諸王公行戶伯各

率其伍以道引也古兵士服韋弁令戶伯服赤績纁衣常韎弁之遺法也

部者

封部之屬也語云千乘之邑百乘之家可使治其賦也

兵陳

左傳云兵由火也不戢將自焚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是以上將軍居右偏將軍居左言喪禮處之

陣

陣者勝拒敵也類常山之率然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率然者常山之長蛇也唐朝高宗臨殿策問負牛千曰兵書言天陣地陣人陣何也牛千對曰天陣者是星辰孤虛地陣者是山川向背人陣者是偏裨彌縫以臣所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戰且耕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奔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高宗大賞策爲上第

武臣鈌胯襖子

隋文帝征遼詔武官服鈌胯襖子取軍用如服有所妨也其三品已上皆紫至武德元年高祖詔其諸衛將軍每至十月一日皆服鈌胯襖子織成紫瑞獸襖子左右武衛將軍服豹文襖子左右翊衛將軍服瑞鷹文襖子其七品已上陪位散員官等皆服綠無文綾襖子至今不易其制又侍中馬周請於汗衫等上常以立冬日加服小鈌襖子詔從之永以爲式

文武品階腰帶

蓋古革帶也自三代已來降至秦漢皆庶人服之而貴賤通以銅爲銙以韋爲鞓六品已上用銀爲銙九品已上及庶人以鐵爲銙沿至貞觀二年高祖三品已上以金爲銙服綠庶人以鐵爲銙服白向下垂垂頭而取順合呼揵尾漢中興每以端午賜百僚烏犀腰帶魏武帝賜宮人金隱起師子銙腰帶以助將軍之勇也高祖貞觀中端午賜文官黑玳瑁腰帶武官黑銀腰帶示色不改更故也

九環帶

唐制隋政天子用九環帶百官士庶皆同

靴笏

靴者蓋古西戎也昔趙武靈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短靿黃皮閑居之服至馬周改制長靿以殺之加之以氊及條得著入殿省敷奏取便乘騎也文武百僚咸服之至貞觀三年安西國進緋韋短靿靴詔內侍省分給諸司至大曆二年宮人錦靿靴侍於左右笏者記其忽忘之心禮云天子以圭諸侯以球大夫以魚須一品至五品以象爲之六品至九品以木爲之

禮云端毋紳搢笏唐德宗朝太尉段秀實以笏擊逆臣朱泚不忠反遭其禍

履舄

履者屨之不帶也不借草屨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也漢文帝履不借以視朝是也舄者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也天子赤舄凡舄龜皆象棠也禮云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春申君客三千皆朱履也漢制功臣閣老四賜曰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肩輿入宮淳于髡諫楚王曰若堂上燭滅男女雜坐履舄交錯臣當此之時一飲一石晏子諫齊王曰今屨賤而踊貴也言齊王好刖人之足微諫之也

厨人襪衣

厨人襪衣斯徒之服也取其便於用耳乘輿進食者有服襪衣前漢董偃綠幘青襦加襪衣以見武帝厨人之服也

伺風烏

夏禹所作也禁中置之以爲恒式

玉佩

玉佩之法漢末喪亂而不傳至魏侍中王粲識古儀之法更制焉

天子乘輿赤綬

天子乘輿之制赤綬四采黃赤縹紺黃爲圭長三丈九尺五百首諸侯赤綬四采赤黃縹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

公侯大將軍紫綬

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一丈七尺一百八十首公王封君服紫綬九卿中二千石綠綬三采青白紅青圭長一丈七尺一百二十首一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青紺淳青圭長一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五百石之長同前制也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淳黃一采圭長一丈五尺六十首一百石青綬青紺綸一采婉轉繆織長一丈二尺自青綬已上皆長三尺二寸綠綬同采而首半之縫者古佩襚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縫紫綬已上縫綬之間施玉環玦自墨綬已下縫皆長三尺與黃綬同采而首半之凡先合單方爲一絲四絲

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成爲一文文采淳爲一圭背廣一尺六寸

中華古今注卷中

皇后冠帶士庶衣裳文籍書契草木答問釋義部

注凡四十四門

皇后太后印綬

太皇太后皇太后綬其制與天子乘輿同赤綬四采黃赤縹紺淳黃爲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制其赤綬四采赤黃縹紺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三百四十首繼綬玉環缺等已在天子

乘輿綬門中見上卷注中

羃䍦

羃䍦者唐武德貞觀年中宮人騎馬多着羃䍦而全身障蔽至永徽年中後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爲淺露至明慶年百官家曰若不乘車便坐檐子至神龍末羃䍦殆絕其羃䍦之象類今之方巾全身障蔽繒帛爲之若便於事非乘車輦及坐檐子即此制誠非便於時也開元初宮人馬上着胡帽靚粧露面士庶効之至天寶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外一體也

蟬鬢

魏宮人長眉蟬鬢

魏宮人好畫長眉令作蛾眉驚鶴髻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衣段巧笑皆日夜在帝側瓊樹始制爲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爲衣裳皆爲一時之寇絕

頭髻

自古之有髻而吉者繫也女子十五而笄許嫁於人

以繫他族故曰髻而吉榛木爲笄笄以約髮也榛木
以桑木爲笄表變孝也皆長尺有二寸沿至夏后以
銅爲笄於兩旁約髮也爲之髮笄殷后服盤龍步搖
梳流蘇珠翠三服服龍盤步搖若待去梳蘇以其步
步而搖故曰步搖周文王又制平頭髻昭帝又制小
鬢雙裙髻始皇詔后梳凌雲髻三妃梳望僊九鬟髻
九嬪梳參鸞髻至漢高祖又令宮人梳奉聖髻武帝
又令梳十二鬟髻又梳墮馬髻靈帝又令梳瑤臺髻
魏文帝令宮人梳百花髻芙蓉歸雲髻梁天監中武
帝詔宮人梳迴心髻歸眞髻作白粧青黛眉有怨髻
髻隋有凌虛髻祥雲髻隋大業中令宮人梳朝雲近
香髻歸秦髻奉僊髻節暈粧貞觀中梳歸順髻又太
眞偏梳朶子作啼粧又有愁來髻又飛髻又百合髻
作白粧黑眉

冠子朶子扇子

冠子者秦始皇之制也令三妃九嬪當暑戴茉蓉冠
子以碧羅爲之插五色通草蘇朶子披淺黃蕤羅衫
把雲母小扇子靸蹲鳳頭履以侍從令宮人當暑戴

黃羅髻蟬冠子五花朶子披淺黃銀泥飛雲帔把五色羅小扇子鞶金泥飛頭鞋至隋帝於江都宮水精殿令宮人戴通天百葉冠子插瑟瑟鈿朶皆垂珠翠披紫羅披把半月雉尾扇子鞶瑞鳩頭履子謂之僊飛其後改更寔繁不可具紀

釵子

蓋古笄之遺象也至秦穆公以象牙爲之敬王以玳瑁爲之始皇又金銀作鳳頭以玳瑁爲脚號曰鳳釵又至東晉有童謠言織女死時人插白骨釵子白粧作絲女作孝至隋煬帝宮人插鈿頭釵子常以端午日賜百僚玳瑁釵冠後漢書貴人助簪玳瑁釵

梁冀盤桓釵

盤桓釵梁冀婦之所制也梁冀妻改翠眉爲愁眉長安婦女好爲盤桓髻到于今其法不絕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

粉

自三代以鉛爲粉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感僊人簫史爲燒水銀作粉與塗亦名飛雲丹傳以簫曲終而

同上昇

燕脂

蓋起自紂以紅藍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國所生故曰燕脂塗之作桃紅粧

花子

秦始皇好神僊常令宮人梳僊髻帖五色花子畫爲雲鳳虎飛昇至東晉有童謠云織女死時人帖草油花子爲織女作孝至後周又詔宮人帖五色雲母花子作碎粧以侍宴如供奉者帖勝花子作桃花粧挿通草朶子著短袖衫子

衫子背子

衫子自黃帝無衣裳而女人有尊一之義故衣裳相連始皇元年詔宮人及近侍宮人皆服衫子亦曰半衣蓋取便於侍奉背子隋大業末煬帝宮人百宮母妻等緋羅蹙金飛鳳背子以爲朝服及禮見賓客舅姑之長服也天寶年中西川貢五色織成背子玄宗詔曰觀此一服費用百金其往金玉珍異並不許貢

裙襯裙

古之前制衣裳相連至周文王令女人服裙裙上加翟衣皆以絹爲之始皇元年宮人令服五色花羅裙至今禮席有短裙焉襯裙隋大業中煬帝制五色夾纈花羅裙以賜宮人及百僚母妻又制單絲羅以爲花籠裙常侍宴供奉宮人所服後又於裙上剪絲鳳綴於縫上取象古之褕翟至開元中猶有制焉

宮人披襖子

蓋袍之遺象也漢文帝以立冬日賜宮侍承恩者及百官披襖子多以五色繡羅爲之或以錦爲之始有其名煬帝宮中有雲鶴金銀泥披襖子則天以赭黃羅上銀泥襖子以燕居

鞋子

自古即皆有謂之履絇繶皆畫五色至漢有倣虎頭始以布鞔繶上脫下加以錦爲飾至東晉以草木織成即有鳳頭之履聚雲履五朶履宋有重臺履梁有笏頭履分梢履立鳳履又有五色雲霞履漢有繡鴛鴦履昭帝令冬至日上舄始

韈韡

葢古之履也秦始皇常輟望僊鞋衣蘂雲短褐以對隱逸求神僊至梁天監年中武帝解脫輟鞋以絲爲之今天子所履也

女人披帛

古無其制開元中詔令二十七世婦及寶林御女良人等尋常宴參侍令披畫披帛至今然矣至端午月宮人相傳謂之奉聖巾亦曰續壽巾續聖巾葢非參從見之服

麻鞋

起自伊尹以草爲之草屩周文王以麻爲之名曰屩鞋至秦以絲爲之令宮人侍從著之庶人不可至東晉又加其好公主及宮貴皆絲爲之凡娶婦之家先下絲麻鞋一輛取其和鞋之義

襪

三代及周著角襪以帶繫於踝至魏文帝吳妃乃改樣以羅爲之後加以綵繡畫至今不易至隋煬帝宮人織成五色立鳳朱錦襪勒

席帽

本古之圜帽也男女通服之以韋之四周垂絲網之施以朱髹丈夫去飾至煬帝淫侈欲見女子之容詔去帽戴幞頭巾子幗也以皂羅爲之丈夫藤席爲之骨鞔以繒乃名席帽至馬周以席帽油御雨從事

大帽子

本嵩叟草野之服也至魏文帝詔百官常以立冬日貴賤通戴謂之溫帽

搭耳帽

服以韋爲之以羔毛絡縫趙氏靈王更以綾絹皂色爲之始並立其名爪牙帽子蓋軍戎之服也又隱太子常以花搭耳帽子以畋獵遊宴後賜武臣及內侍從

烏紗帽

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詔曰自今已後天子服烏紗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

幞頭

本名上巾亦名折上巾但以三尺皂羅後裹髮蓋庶人之常服沿至後周武帝裁爲四脚名曰幞頭以至

唐侍中馬周更與羅代絹又令重繫前後以象二儀兩邊各爲三撮取法王才百官及士庶爲常服

巾子

隋大業十年禮官上疏裹頭者宜裹巾子與桐木爲之內外皆漆在外及庶人常服沿至證明三年則天賜羣臣然葛巾子呼爲武家高巾子亦曰武氏內樣

汗衫

蓋三代之襯衣也禮曰中單漢高祖與楚交戰歸帳中汗透遂改名汗衫至今亦有中單但不縛而不開

半臂

尚書上僕射馬周上疏云士庶服章有所未通者臣請中單上加半臂以爲得禮其武官等諸服長衫亦謂之判餘以別文武詔從之

袜肚

蓋文王所制也謂之腰巾但以繒爲之宮女以綵爲之名曰腰綵至漢武帝以四帶名曰袜肚至靈帝賜宮人感金絲合勝袜肚亦名齊襠

裩

裩三代不見所述周文王所製裩長至膝謂之弊衣賤人不下服曰良衣蓋良人之服也至魏文帝賜官人緋交襠即今之裩也

袴

蓋古之裳也周武王以布爲之名曰袴敬王以繒爲之名曰袴但不縫口而已庶人衣服也至漢章帝以綾爲之加下緣名曰口常以端午日賜百官水紋綾袴蓋取清慢而理人若百官母及妻妾等承恩者則別賜羅紋勝袴取其曰勝今太常二人服紫絹袴

紈子執豕籥以舞之又時黃帝講武之臣近侍者朱韋袴褶已下屬於鞋

布衫

三皇及周末庶人服短褐襦服深衣秦始皇以布闊膀名曰衫用布者尊女工之尚不忘本也侍中馬周取深衣之造加襴衫爲庶人之禮見之表至仕官服之

袍衫

袍者自有虞氏即有之故國語曰袍以朝見也秦始

皇三品以上綠袍深衣庶人白袍皆以綿爲之至貴
觀年中左右尋常供奉賜袍丞相長孫無忌上儀於
袍上加襴取象於緣詔從之

緋綾袍

舊北齊則長帽短靴合胯襖子朱紫玄黃各從所好
天子多著緋袍百官士庶同服隋改江南天子則用
帽公卿則巾褐襦北朝雜以[illegible]之制北齊貴臣
裝著黃文綾袍百官士庶同服之

[illegible]衣袍以[illegible]

詩云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熨銅鏡

以銅爲之形如鏡照物則影倒向日則火生與艾承
之則火出矣

莫難珠

一名莫難珠色黃出東國也

程雅問三皇五帝

程雅問董仲舒曰易爲稱三皇五帝對曰三皇者三
才也五帝者五土也三王者三明也五霸者五岳也

牛亭問將離草名

牛亭問曰將離相贈與芍藥一名可離故曰相贈與芍藥相招召則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欲忘人之憂則贈丹棘丹棘一名忘思使人忘憂也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裳青裳一名歡合則忘忿也

程雅問拾擼鬼木

程雅問拾擼鬼木曰無患何也荅曰昔有神巫曰瑾眊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木爲棒棒煞之世人傳以此木爲衆鬼所竟取此木爲器用以猒却邪鬼故曰無患也

牛亭問書契所造

牛亭問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作秦筆耳以杯木爲管以鹿毛爲柱以羊毛爲被所爲蒼毫非爲兎毫竹管筆也

孫興公稱皇帝龍鬚草

孫綽字興公也作天台賦擲地作金聲孫興公問曰世稱皇帝鑿峴山得僊乘龍上天群臣援龍鬚鬚墜地而生草世名曰龍鬚有之乎荅曰非也有龍鬚草

一名縉雲草故世人爲之傳非也今草有龍鬚者江東亦織爲席曰西王母席可復是西王母騎虎而墮其鬚乎

牛亭問籍者何云

荅曰籍者一尺二寸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人也

程雅問口傳者何云

荅曰傳者以木爲之長一尺五寸書符信於其上又一板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期信即如今之過所也言經過所在爲證也

牛亭問草木

牛亭問曰草木生類乎荅曰生類也有識乎曰亡識問亡識寧爲生類也荅曰物有生而有識者有生而無識者有不生而有識者有不生而亡識者夫生而有識者蟲類是也生而無識者草木是也不生而有識者神鬼是也不生而無識者水土是也

中華古今注卷下

古今音樂鳥獸魚蟲龜鱉等部凡六十五門

雉朝飛

犢犢子所作也齊處士滑宣王時人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曲以自傷焉其聲中絕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冠軍陰并之婦年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琴特鳴異於餘妓善爲新聲能傳此曲盧女至明帝崩後出嫁爲尹更生妻

別鶴操

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無子父兄將爲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飡後人因爲樂章

走馬引

樗里牧恭所作也爲父報讎殺人而亡藏於山谷之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夜覺聞其走聲以爲吏追乃犇而亡明朝視之乃天馬跡也遂暢然而悟豈吾所處之將危乘遂荷裝糧而去入于沂澤援琴而鼓之爲天馬聲故曰走馬引

安南王歌

淮南小山所作也淮南王安食求僊遍禮方士遂以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在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南王安歌焉

武溪深

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門生處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

渡獸不飲臨難哀武溪多毒淫

吳趨曲

吳人以歌其地也

箜篌引

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摧有一白首狂夫披髮提壺亂河游而渡其妻隨而止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鼓之作公無渡河聲音悽愴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授妻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

悲歌

平陵東翟義門人之所作也王莽殺義門人作此歌以怨[illegible]

其[illegible]

薤露蒿里歌

薤露蒿里歌

薤露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精歸于蒿里故有二章其一章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蒿里誰家地聚

歛精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

至孝武帝時李延年乃分二章爲二曲薤露送公卿貴人蒿里歌送士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謂挽歌

長歌　短歌

言人壽命長短不可妄求

陌上桑歌

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人妻王氏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王登臺見而悅之因置酒欲奪之羅敷行彈箏乃作陌上桑歌以自明焉

杞梁妻歌

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杞植戰死妻曰上無父中無夫下無子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長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姊子賢貞操乃爲作歌名曰杞梁妻賢杞梁植字也

董逃歌

後漢遊童所作也後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

之以爲歌章樂府奏之以爲規戒

短簫鐃歌

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建武揚德風動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歌也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耳亦以賜有功諸侯也

上雷

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及兄弟不字孤弟有鄰人憐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故曰上雷田曲也

日重光月重輪

群臣爲漢明帝所作也明帝爲太子樂人侯歌詩四首以賛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輪其三曰星重輝其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後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耀如星沾潤如海光明皆比太子德賢故曰重耳

橫吹

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西京唯德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入解乘輿以爲

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用太魏晉也來二十八解不復傳存世用者黃鶴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一十四曲後漢蔡邕益琴爲九絃

鞞鼓

高楊氏娶于陳豐氏女制鞞鼓鍾磬塤篪

問大琴大瑟

荅曰古者伏羲氏造二十五絃瑟不關二十絃之瑟廣雅云瑟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舜之所造有琴即有瑟云

女媧問笙簧

問曰上古音樂未和而獨制笙簧其義云何荅曰女媧伏羲妹蛇身人首斷鼇足而立四極欲人之生而制其樂以爲發生之象其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二簧也

釣竿歌

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側作釣竿之歌後司馬相如作釣竿歌詩

今傳爲古曲

楊鳥

白鷹也似鷹而尾上白

扶老

禿鶩也狀如鶴而大大者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啖蛇

鴈

自河北渡江南瘠瘦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饑饉殍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有虞人所獲常銜蘆長數寸以防繒繳

蝨

在海邊沙上食砂石皆消爛唯食海蛤不消隨糞矢出用爲藥倍勝者也

鶴

千載則變蒼又千歲變黑所謂玄鶴也

馬

自識其駒非其駒則齧絷之

猿

五百年化爲玃

鷓鴣

南方有鳥曰鷓鴣其名自呼常向日而飛畏霜露早晚稀出有時夜飛飛則出以樹葉覆背上

驢

爲牡則馬爲牝則驢

秦始皇馬

有七名馬一曰追風二曰白兎三曰蹋景四曰遲電五曰飛翮六曰銅雀七曰神鳧

曹真駃馬

曹真有駃馬名爲驚帆言其馳驟猶風舉帆之疾也

鴛鴦

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其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也

兎

口有闕尻有九孔

獐

有牙而不噬一名麞獐見人懼謂之章帽

鹿

青州人謂鹿爲獐也

鵲

一名神女俗云七月填河成橋詩云維鵲有巢鳩居之言其鳩拙假鵲而成巢也

雀

一名佳賓言常棲宿人家如賓客也詩云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鷰

一名社女一名天女一名鷰鳥詩云燕燕于飛差池其羽齊人呼爲鳦也

鳩鴿

一名鳲鳩一名鵓鳩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擬穀也

烏

一名孝鳥一名玄烏燕白頸烏也脰烏子須食母亦能自食其子也

鷄

一名燭夜禮云雞曰翰音鶤雞赤羽逸周禮曰文翰若采維周成王時蜀人獻也

狗

一名黃羊犬曰羹獻

獒犬

周成王時渠搜國獻獒犬能飛食虎豹

猪

一名參軍一名豕豕曰剛鬣禮云豚曰腯肥亦曰彘江東呼爲豨皆通名也豕生子多謂之豵

羊

一名髯髯參軍禮云羊曰柔毛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進不能退蓋羊好能觝觸墻垣

鵁鶄

似鳧脚高毛冠江東人家養之以厭水災

螢火

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燭耀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丹良腐草爲之食蚊蚋

蝼蛄

一名天蝼一名蟪一名石鼠有五能而不成伎術其一曰飛不過屋其二曰緣不過木其三曰泅不度谷

其四曰掘不能覆其身其五曰走不能絕人

蟋蟀

一名秋吟蛬秋初生得寒則鳴槃濟南人謂之嬾婦

一名青蛩今之促織也

蝙蝠

一名僊鼠一名飛鼠五百歲色白脛重集物則頭垂故謂爲倒掛蝙蝠食之神僊

蟛蜞

小蟹也生海邊塗中食土一名長卿其肉一螯大者名爲擁劍一名𧊒火

長跂

蠨蛸也身小足長故謂長跂小蜘蛛長脚也俗呼爲蟢子

蟢子

蠅虎

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蝗一曰蠅虎子

莎雞

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其鳴聲趣急一曰促機絡緯一曰紡緯

蚯蚓

一名蜜蟺一名曲蟺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歌女或謂鳴砌亦呼爲蟋蟀

飛蛾

善拂燈一名火化一名慕光

蝘蜓

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於樹上捕蟬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曰蜥蜴其長大者名曰蠑螈醫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善惡人一曰玄螈一名緣螈

蜻蛉

一名青蠅一名蜻蜓色青而大是也小而黃者曰胡梨一曰胡籬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絳騠一曰赤蜻使者好集大水上亦名爲赤弁丈人

蛺蝶

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人爲之撻末色白而背青者也其有大如蝙蝠者或青班名曰鳳車一名鬼車生江南橘園中

紺蝶

一曰青令似蜻蛉而色玄紺江東人爲紺蟠亦曰蟠
蟠背曰天雞好以七月群飛暗天海邊夷貊食之謂
海中青蝦化爲之也

魚子

魚子曰蠅亦曰鯤言如散稻米凡魚子總名鯤也

鯉魚

鯉魚之大者鱣魚即今之赤鯉魚也兖州人謂赤鯉
爲赤驥謂青鯉爲青馬謂黑鯉爲玄駒謂白鯉爲白
旗謂黃鯉爲黃雉

鱧魚

鱧之大者曰鮨鮨鱣也大者名王鮨小者名鮢鮨
今宜都郡自京門巴上江中通出鱣鱣之魚有一魚
狀如鱣小庭平人謂之鮥子即此魚也

蟪蛄

能以土苞屎轉而成丸團正無邪角莊周所謂蛣蜣
之智在於轉丸者也蟪蛄一名蛣蜣一名丸一名弄
丸

蝸牛

蝂螺也形如蛣蜣殼如小螺熱則自懸葉下野人爲圓舍如蝸牛故曰蝸舍亦曰蝸牛之子舍蝸殼婉轉有文章絞縛爲結似螺殼文故曰螺縛童子結髮亦曰螺髻亦謂其形似螺殼也

白魚

赤尾曰魴一曰魴或曰魴雄又曰魴魚子好群浮水上者曰白萍

蝦蟇子

一名科斗一名玄針一名玄魚形圓而尾大而尾脫脚

月生也

烏賊

一名河伯度事小吏

鯨魚

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千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畏悉逃匿魚無敢當者其雌曰鯢大亦長千里眼爲明月珠

水居人魚

狀如人乘馬衆魚導從一名魚伯大水有之漢末有人河際見之馬人皆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耳鼻似人不異視之良久乃入水

龜名

玄衣督郵又龜名十號一曰神龜一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擇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大凡物含異氣不可以常理推耳火龜由火屎耳千歲之龜常有白氣冉冉而起耳

鱉名

河伯從事江東人謂青衣魚爲婢鱗魚爲童子魚爲土父鱉一名河伯使者

草蟲

結草蟲一名結葦好於草末折屈草葉以爲巢窟處處有之

鵕鸃

國語云海鳥曰爰居漢元帝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出即凶也

程雅問蠶

蠶爲天駟星化何云女兒荅曰大古時人遠征家有一女并馬一匹女思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歸吾將嫁汝馬乃絕韁而去之父所父疑家有故乘之而還驗馬見女輒怒而奪父繫之父惟而審問其女女具以寔荅父乃射煞馬曝皮於庭所女以足蹴之曰爾馬也欲人爲婦自取屠剝何如言未竟皮欻然起抱女而行父還失女後大樹之間得乃盡化爲繭蠶於樹其繭厚大於常蚕鄰婦取養之其收一倍今世人爲蠶爲女兒葢古之遺語也

程雅問龜

問曰靈龜五色知吉凶何也荅曰靈龜五色似玉背陰向陽知存亡吉凶千歲遊於蓮之上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骨起似角解人言浮於藻著下南方人以龜支床足經二十餘歲老人死移床龜尚生不死能行氣導引至神若此

牛亭問蟬

問蟬曰齊女何也荅曰昔齊后忿而死尸變爲蟬登

庭樹嘒嘒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爲齊女焉

牛亭問蟻

玄駒何也荅曰昔河內人見有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與火燒之人皆蚊蚋馬皆成大蟻故呼蚊蚋曰黍民蟻玄駒也

玄晏先生問鳳

問曰鳳爲羣鳥之王有之乎荅曰非也鳳瑞應之鳥也其雌曰凰雞頭蛇頸鸞領龜背魚尾五色具采其高六尺與鳥之異也出則爲祥非常見之鳥也人自敬之與鳥別也

明弘農楊氏鈔本說郛收此書上半卷及下卷然改正處則極多未知於明代他刻何如耳

沈炳校記 丁巳春末

古今考序

渠陽山中暇日編校經傳自西漢諸儒去古未遠已不能盡識三代遺制凡冕服車旗類以叔孫通所作漢禮器制度爲據其所臆度者無以名之則曰猶今之某物然孔賈諸儒爲之疏義則又謂去漢久遠雖漢法亦不可考因歎三代遺制始變於周末大壞於秦漢而盡亡於魏晉以後雖名物稱謂字義音釋亦鮮有存者故使經生學士白首窮經而疲弊於訓詁估畢之末有終其身而不能盡知者古秦之焚書者

云云嗚呼是誰之咎歟解之繇曰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漢承秦敝大難既解是无所往也而時於來復夙吉之戒徒能隨世就是爲秦漢以後規模賈誼所謂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者蓋欲及時定制盡復三代之舊爲萬世太平計而一時君臣不足以知此至董仲舒王吉則浸遠浸疏蓋自是人情習於簡陋古制蓋不可考矣姑即漢紀隨文辯證作古今考

古今考

宋　魏了翁

高帝紀

自秦而上即始封之國或王跡所基以爲代號舜起則微然自顓帝以來有國至瞽瞍故因居嬀汭以虞爲號由匹夫而有天下乃自漢始故無所因襲與陳項諸人各以始王爲號至魏晉齊梁隋唐以後則往往由枋臣禪代故多以封爵亦與漢異

高皇帝者何漢五年羣臣上皇帝尊號此有天下十

一年諡號曰高宗皇帝

戴氏所集禮記如中庸如閒居諸篇始有三王之文至左氏始有五伯之文孟子始有五霸之說人主自號皇帝自秦政始而漢因之諡曰高皇帝則亦襲始皇之陋也三皇五帝之稱號聖人未嘗言雖三王五伯亦未嘗及僅見於孟氏書戴氏禮而禹之爲王亦未嘗見凡書之言夏王者皆禁也商人周人始正王號自陋儒俗師强爲等差於是抗皇號於至高而妄意帝稱羞與王伍蓋春秋時吳楚越皆稱王矣至於戰國則齊魏韓趙諸君亦稱王王號既卑則强者不得不帝於是秦昭王稱西帝齊閔王稱東帝尋懼而復稱王至秦政廿六年遂兼皇帝號然猶遲之以廿六年之久亦見其有未慊於心者漢初大抵反秦以從民望而於典章法度猥襲秦餘如皇帝之稱最爲固陋而因仍不改於是有效尤而動如南越王稱南武帝蓋生而自爲諡矣極於後世如漢哀帝以方士之說爲聖劉太平之號唐高宗中宗以武韋二婦人之言

有天皇應天之號紛紛錯出由是踵爲故常姑摘其人言之元宗德崇皆以聖神文武皇帝爲號此二君昏僻召亂者也而以是稱之又將誰欺德宗尚以爲未足乃於朱泚未平之日徇羣臣之請欲更加二字夫此四言且不敢當其一而唐之君臣少之乃知後世虛名侈號君臣同一愚也成湯曰武王周文曰寧王則人稱之而已不自居也安有累善積美至十餘言而不厭乎賴神宗皇帝黜去尊號之請足以一洗千載之陋然尚有未盡改者論者節以壹惠也今自唐至于國朝帝謚之多至七八字反以字多而難于省記義廣而不能取信且以一二言之如所謂曰聖曰神則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今猶以爲未足也加之以文武抑不知聖神不足以統文武耶藉曰書既言之矣又姑舉其一言之唐帝之謚莫多于宣宗蓋高祖太宗猶不過七字宣宗至十有八字宣視諸帝固亦稍優游而遂謂玄聖至明與武文睿智仁神等字無一不備夫如是過于堯舜三王遠矣而唐業之衰實始

于此

漢者何高皇帝起漢中即始王以爲代號也自羲
昊以來書志可考者皆有始祖舜雖側微然自顓
帝以來有國至瞽瞍失之至夏后氏殷人周人以
訖于嬴政則皆以始封爲代號夏之後爲杞至楚
障王而後息殷之後爲宋至齊湣王而後息周自
后稷迄于赧王大抵三代之宗廟血食皆二千餘
年自秦罷侯置守于是始有匹夫而有天下者
故往往無所因襲一時如劉如項如陳不得不以
始王爲號至魏晉齊梁隋唐以後則率以枋國授
成禪代故又以封爵爲號亦與漢異

高祖

既曰高祖矣此其言高祖何繫之帝則謚也繫之
祖則廟號也武丁祖甲太甲雖有廟號而丁甲以
日爲紀由殷而上無謚或以堯舜禹湯等爲謚非
也至殷始有三宗至周始有文武等謚至高帝以
後而一人有謚有號然謚曰高皇帝廟曰高祖猶
通一高字也至文帝以後然後號與謚異猶曰太

宗世宗中宗世祖云爾又東漢後則一人之身既
曰明帝又曰顯宗既曰章帝又曰肅宗不知節惠
者安所據也明章猶可宗也又其後也和帝曰穆
宗殤帝曰　宗安帝曰恭帝則終漢之世無一而
非宗矣又其後也帝謚少而五六言多至十七八
言雖有博識强記之士固已不能悉數施諸召命
奏疏亦以文繁難于節約其勢必以廟號陵名代
之則是一人而兼十餘字之美義有相包字猶別
出雖有昏僻之主猶得仁聖之名施諸當時人已

諸朝臣之庸鄙書諸簡冊人復議世道之澆漓
承至今謚爲虛設僅以陵廟見諸典章又極其事
而言之則必如殷三宗漢七制無害其爲廟號以
其有德可宗而不在迭毀之數也和殤安順以來
胡爲而皆無不可宗之帝有天下者知和殤安順
亦得爲宗則知廟號乃承陋襲訛不可不速已也

沛豐邑中陽里人

此謂泗水郡之屬縣曰沛沛之聚邑曰豐其里曰
中陽蓋自秦滅古制郡縣里邑之別淆不可考今

姑言之古者大而別之曰九州細而別之曰天子諸侯所治皆曰國國之外曰野則六鄉六遂與三等采地在焉其得名縣者有三總王畿之內曰縣則天子之寰內是也（寰即縣字）六遂之內有縣凡二千五百家則四甸爲縣是也三百里至四百里爲縣則甸稍縣都是也至春秋末趙簡子誓師則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預引周書作雒篇謂千里一縣縣有四郡魯昭五年左傳亦云晉有四十縣遺守四十乘則縣有百乘合乎周書而背乎禮未知孰爲可信大抵皆未是後所謂縣在秦孝公併邑聚而爲縣而縣之名始此也郡之名不見於經亦始見於趙鞅之言乃是縣統郡而不以郡統縣自秦始皇并天下爲三十六郡然後以郡統縣其時縣猶有邑在焉故曰沛豐邑

姓劉氏

古未有姓氏併書者春秋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杜預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胙之以土而命氏以陳外傳亦曰帝嘉禹

德賜姓曰姒而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而氏曰有呂蓋繫之以姓命之以氏故子孫雖同姓而各別氏也氏又謂之族蓋舉其人則曰華氏向氏指其宗則曰戴族桓族若此者可以類求大率姓受於天子族禀之國君然其間容有不賜姓者各從其父之姓族如黃帝之子二十五人而得姓者纔十有二是也又有不禀時君之命而自爲氏者士會之帑處秦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爲王孫氏智伯之將滅自別其族爲輔氏雖曰別氏然未有總書曰姓某氏者至於後世則姓氏之別不明故舉稱氏爲姓而不知別且同姓別氏禮所謂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今豈復知此或疑劉氏之始詳見贊末

母媼父太公

古者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蓋天子諸侯之有父者鮮矣儀禮喪服有爲君之父母期則君固有父在者第始封之君則有之天子之父則罕聲聽之卒不知何時此不

可攷武王滅殷則文考已殁故併取太王王季爲
王迹所由興者而追王焉漢高帝起自亭長祖豐
公父太公皆不知名母媼不知姓與前代之典絶
異古人有謂父爲太公者雖不見於經而齊世家
云西伯獵遇呂尚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
望以此知太公者古人以爲父稱周之時有爵者
稱公至楚縣尹爲公晉大夫伯有稱公蓋名稱之
紊至秦時滋不可制故亭長之父亦稱公至後漢
章帝紀祠太上皇於萬年縣注名煓它官反一名執
嘉此不知何所據而遷固乃不及之恐未可信也
自五年以後先媼曰昭靈夫人蓋自初起兵時媼
已卒於小　北矣既有天下惟父獨存而止稱太
公非敢忘之以古無此典耳因家令言始剏太上
皇之號以隆之不惟古制所無且古亦未有太字
後人加點以別大字于是人主之父母皆曰太至
于祖母則曰帝太太后或曰太皇太后夫皇云者
祭祀之所稱太云者後世以爲父卒母存之號今
用之人主之父母則無所忌蓋所沿襲者久矣其

後昭靈爲后高祖之兄之姊之女皆追尊爲王后
而最可怪者高帝之伯嫂爲陰安侯仲嫂皆王后
豈陰安尚有撩釜之憾故下后一等耶名稱之不
正莫甚于此自是而後則天子之妾母若本生父
母皆有生封死贈之文晉魏以後則曉然著令文
武官各得以品秩封贈父祖大非古意蓋追冊追
命追祖春秋時雖已有之然出于王朝所賜未有
持法令以自陳者況以三歲一贈無所限極莫
而廟貌公衮者有之此于禮奚據故鄭康成
謂追王者以王禮改葬蓋疑名與服異使如后世
三歲一贈則死者數離發掘之害亦不得一安於
其土矣

母媼夢與神遇 闕

隆準而龍顏

準於五則爲揆平取王之器所謂繩直生準是也
亦所以協樂律而史記謂始皇長準高祖隆準皆
相承爲鼻豈面目以是取正邪經傳有顙有角未
有稱顏者曰額曰顏亦後世之稱史冊用字之訛

如此類甚衆本不足辨因一及之以見風氣既降稱謂亦非

試吏廷中吏

古者三公曰三吏卿大夫以及邦國之仕者皆曰羣吏而別爲府史胥徒實奚之等以異貴賤府史胥徒無吏稱也至此始混爲一區

亭長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爲求盜掌捕盜賊

周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秦人易之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蓋因制壞而鄉法廢專以譏防征商險梏盜賊爲事而先王相保相愛相賙相貴之實正無復有存者矣

嘗從王媼武負貰酒

古者戒羣飲使萍氏紀酒未聞使民爲酒以自鬻也私粥不已民相與爭利則暴君汚吏必至榷酤蓋此時實啓之

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諸堂下

按顏注大夫客之貴者夫大夫之稱至隆極貴豈豈沛縣吏民可得而通稱乎公邑長亦曰大夫蕭叔大夫之類是也卿亦號大夫單伯會伐宋傳云周大夫而記亦曰諸侯之上大夫卿是也孤亦曰大夫春秋書宋人殺其大夫是也公亦曰大夫詩謂三事大夫是也韓信謂諸軍爲士大夫容有軍吏在焉要是自春秋以後名稱混亂矣

賀錢萬

詩所謂錢蓋農器也上聲以泉幣爲錢不知自何時始小學書亦無此字史記平準書載虞夏之幣三品管子論禹湯以金鑄幣未有錢之號也至管子國語呂氏春秋史記漢則周齊秦晉楚趙之幣皆名錢矣

呂公者好相人

相人二字始見於左傳文公元年內史叔服能相人至荀卿始爲書非之然未得其要大抵呂公能相高祖之當貴而不能相呂后之覆宗此大學曰莫知其子之惡其是之謂歟

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特一錢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

古者歲時月吉以禮會民讀法必習射必行飲酒之禮所以申之孝悌書其德行道藝非以事虞樂也所謂周禮其猶醵歟則古亦有合錢飲酒之禮特民自樂耳今縣有重客而民得持錢入縣縣遣功曹主進滿千錢者升之堂上不則退之堂下惟商財賄毋問齒德亭長以警盜送徒爲事亦一役夫耳乃得以虛聲紿謁恐喝重使起迎之門遂坐上坐且上上坐賓位也必令一亭長以氣奪之絕無鄉飲謀賓澹臺以公事造偃之風俗之壞意久矣而史書之以爲美談

魯元公主

韋昭以元爲謚顏籀非之劉攽曰此史臣追書也是皆未問古者婦人有字配姓如伯姬仲子孟姜季嬴之等是也有以氏以姓者魯國姜是也有以姓繫之夫氏者衛孔姬晉趙姬之等是也有以姓繫夫爵如楚息嬀齊棠姜魯秦姬之等是也有系

夫謚如宋共姬齊昭姬晉懷嬴魯定姒秦穆姬衛
莊姜之類是也有系之子如陳夏姬朱景曹是也
又有越禮而妄自爲謚則齊共姬昭姬魯聲子出
姜晉辰嬴衛戴嬀之等不可勝數魯元生而封魯
死而追謚名之不正甚矣古者邑于謝則歸謝邦
之蔡則治蔡若假之名而實不往則其于義也何
居必責之就國則婦無與公事使以魯爵而居趙
古亦未有此此一時率意變古極于後世有父爲
秦公而母爲魏國夫人者以秦公之妻而爵之魏
疑于再適矣有一婦人而封兩大國者則疑于
兩從矣至于國朝命婦封爵之不正與后之有謚
猶如舊制后謚以上一字係之帝此亦稍得禮意
惟公卿大夫之妻無謚始爲合禮公主之稱雖非
非古亦周女下嫁命魯主昏之意
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
古者邦君之妻曰夫人邦人稱之曰君夫人卿大
夫之妻曰內子人亦曰內子夫人之號無敢竊也
今亭長之妻客稱之曰夫人然則過相稱謂不知

起于何時雖春秋時亦未有此流及後世則夫人
遂爲貴賤之通稱
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
古者衣服不貳所以同風俗壹民德自春秋以後
如鶡冠翠被胡服以皆先王之所禁今以亭長自
爲竹皮冠亦見王制之不明人皆得以率情妄作
其後爵公乘以上方得冠一時之爲一人之見而
劉氏冠
遂儕於先王之命服服之日變月變而不復先王
之舊蓋由日改月化民由之而不知可勝歎夫

高祖爲亭長爲送徒驪山
送徒驪山秦政自營墳墓也古之帝王未始有是
劉向曰黃帝葬于橋山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
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文
武周公葬于畢皆無丘壠之處雖然此僅言薄葬
耳而經傳咸無帝王自營墳墓之文考之儀禮自
始死小斂大斂殯奠後始記筮宅然則筮宅蓋生
者之事也或曰事不預定而取便于倉卒可乎曰
古之葬與今異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

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若文王葬于畢則子孫皆就而葬之文王居中武王爲昭居左成王爲穆居右則兆域之列固有定序下至公卿大夫皆以爵列爲丘封之度雖萬民墓地亦墓大夫等之蓋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不族葬而序列者故兆域既有定序丘封亦有定制非如後世有某山某水之說則取辦于殯斂殷奠之後乃人情事理之當然闔閭秦惠文等五王始大作丘壠多其瘞藏至秦政自爲驪山用吏徒數十萬人曠日者十年上崇山墳下錮三泉其高五十餘丈周五里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遊觀上成山林慮人之窺伺也則爲機械之變以射穿掘之人慮爲機者之泄也則生薶工匠慮無與其共樂也則多殺宮人以實之曾未幾何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然則役徒數十萬祇以自戮其尸焉耳矣由是而後襲爲故常漢之陵與廟率是人主自爲之

高祖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夜皆解縱所送徒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

古者井牧之制修則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絲聯繩貫有保有愛不惟寫親睦之意亦以察姦宄之萌夫閭有遂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不惟爲瀦泄之計亦以嚴出入之限行旅之往來有節然後可以達國民之轉徙有授然後可以出鄉而諜賊之人相戒之人闌囂之人不時不物之人各有官以察之當是時也使有驪山亡徒一人則必有縛而問之寧聽其肆行阡陌間而無所忌憚與高帝身履其事而不知變秦以復千古蓋自是後門關道路之政戶口客主之數徒爲具文豈惟無復賜郵親睦之意雖蒐姦隱慝無由察知民立乎覆載之間自生自死自往自來縣官亦不以爲事而君師之職廢矣

秦二世元年陳勝起蘄

自秦以前未有以全盛之天下十五年而亡者亦

未有隴上之耕夫無尺寸之資以取天下者此罷封建廢井田之明驗也古者封國之制計不易之田以爲都畿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其山林陵麓川澤各隨田以爲封疆之界大抵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天子賜之弓矢然後得專征賜之斧鉞然後得專殺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所守也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結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反是則有責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所職也唐虞三代其制各異或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或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或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大時巡制雖小異大抵東南西北朝聘循環天子無踰時不與四方諸侯接四方諸侯無踰年不禀命于天子

此開誠心布公道正矦度達民隱故能君無失道
臣無干紀民無覬覦裔無謀夏此封國之大畧也
方里爲井一井八家爲田九百畝四井爲邑四邑
爲丘四丘爲乘凡六十四井一丘之賦戎馬一匹
牛三頭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蓋甸地方八里八八
六十四井旁加一里爲成即三十六井是爲百井
一成之賦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八百
大中取七十五人亦什一之法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
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六鄉出車百乘六遂
亦百乘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族爲旅
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總萬二千五百人千乘之車
步卒甲士七萬五千人是爲六軍天子提封百萬
井出車萬乘爲六軍者十大都之田方三十二里
爲井一千有奇爲家八千有奇出車十乘有奇公
矦之國方百里爲田萬井或爲十都或爲九都爲
夫家八萬出車百乘步卒甲士七千五百人爲師
者三是故天子萬乘言車數也諸矦千乘大夫百
乘言夫數也

刑書釋名

宋 王鍵

黃帝刑

一曰鞭朴二曰鑽鑿

鑽臏刑去膝蓋骨也鑿黥刑也以墨涅其面

三曰刀鋸

刀割鼻也鋸刖刑斷足也

四曰斧鉞

斬刑軍戮也

五曰甲兵

以六師誅禍亂也

周刑

一曰墨

黥也割其面以墨涅之

二曰劓

截其鼻

三曰剕

即刖刑也

四曰宮

淫刑也男子割其勢女人則幽閉

五曰大辟

死罪也其等有七一曰斬誅之斧鉞二曰殺以刀刃棄市三曰搏去衣磔之也四曰焚燒殺之也五曰車磔之也六曰踣斃之於市肆也七曰磬縊之於隱處

漢刑

一曰笞

箠也文帝以代肉刑景帝自五百減至二百

二曰剕

謂罪不至髡完其剕賓止去其頰毛也二歲役刑

三曰宮

謂不加以肉刑而髡鬄爲城旦舂四歲刑也

四曰髡

孝文定律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

五曰死

有三等一曰棄市謂當斬右趾及殺人者二曰磔謂

戮而張屍於市也三曰三族謂誅及三族也

鬼刑

一曰贖

有十一等

二曰罰金

有六等

三曰雜抵罪

有七等

四曰作

居役也有四等

五曰宄
有三等
六曰髡
有四等
七曰死
有三等
晉刑
一曰輸贖
用金絹贖罪也
二曰髡作
三曰棄市
四曰斬
五曰梟首
梁刑
一曰贖
二曰笞
三曰彤
四曰髡鉗

五曰死

北齊刑

一曰杖

三等自一十至三十

二曰鞭

撾馬杖也有五等自四十至一百

三曰耏

五等自一歲至五歲

四曰流

鞭之有投之邊裔重者鞭背輕者鞭臀有六年之刑

五曰死

重者轘之輕者梟首

後周刑

一曰杖

自一十至五十

二曰鞭

自六十至一百

三曰徒

自一年至五年

四曰流

自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

五曰死

五等爲磬絞斬梟裂也

隋唐宋金刑

一曰笞

漢用竹今用荆自一十至五十

二曰杖

千用鞭今用杖自六十至一百

三曰徒

隋三等自一年至三年唐增一年半二年半改爲五等金增四年五年遞爲七等

四曰流

隋制三等自一千里至三千里宋改爲二千里至三千里金相同

五曰死

隋唐宋同二等一曰絞二曰斬金加凌遲共三等

古今用刑

殺

神農氏殺夙沙氏

戮

黄帝擒戮蚩尤

椓黔

蚩尤之刑也

丹

剔人肉置其骨也安祿山執常山太守顔杲卿丹

支解

漢紀法截其四肢也

醢

商紂醢九侯

烹

齊哀公烹於周

誅

堯誅三苗

族誅

商紂有誅九族之條

門誅

後魏書

赤族

漢書赤盡也

誅

周刑也誅者罪連一宗者殺及九族

車裂

商鞅殘酷秦人殺而車裂之

分屍

同支解漢分項王屍

炮烙

商紂造

抽脇鑿項

皆商鞅法也

梟

斬首懸木上漢梟彭越之首

腰斬

秦腰斬李斯

棄市

刑人於車棄之於市也

僞

漢賈誼曰棄市之法也

肆

殺而陳其屍也見論語

斫

張飛欲斫嚴顏頭

炙

晉大將軍潁炙殺長沙王乂

撲

秦法以囊盛人而撲殺之

脯

紂脯鄂侯

鋸

以木解人李克用鋸孫揆也

檮

梁侯所爲犯法者擣殺之

劇

誅於劓角不露天也易曰其刑劇

横分

漢書注離也

剄

漢注以刀自裁

格

祭遵格殺舍中兒

拉

宋武帝拉殺諸葛長民

天

睽卦釋文刺鑿其額命曰天

抵死

漢注抵觸也

沈命

應劭曰沈沒也

斧質

項籍傳身俟斧質師古曰質鑕也斬人加于鑕上而
斫之也

殊死

漢律斬刑也

鉗灼

江充傳燒鐵鉗灼强其服罪

剕皮

後晉紀注刻割也

瘦死

漢注囚以饑寒死者曰瘦

纍

楊雄傳諸不以罪死者曰纍

腐

宮刑也

三族

謂父母妻

髡鉗

去犯人髮以鐵束項也

鬼薪

漢令役人取薪給宗廟三歲刑

謫運

梁徒役也男子謫運女子賃作

配役

宋文省流刑令帶鐐居作

白粲

漢令役人坐擇粲三歲刑也

城旦舂

漢法旦者男子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舂作粲也

釋常談卷上

宋 亡名氏

世有輕裘公子長鋏少年策玉轡於春朝昂流可愛酌金壺於月夜逸樂無偕洎乎陪佳客之談諧與儒士之言論環泳隱諭不究津涯幾至一面牆眞可痛惜遂乃採古經之祕義掇前史之奥詞僅以成編隨目註解總得二百事名曰釋常談無有飾於蕪詞固不愧於博學其或繼玉麈尾者無倦覽諸云爾

投筆

從文入武謂之投筆漢班超家貧傭書以自給乃擲筆於地曰大丈夫當效張騫傅介子立功於異域以取封侯萬里之外安能久事筆硯乎時大將軍耿康用超爲行軍司馬討西域有功封爲定遠侯

甲第

好宅謂之甲第甲者首也漢書平恩侯許伯入新宅孟寬饒訪之入門仰視而歎曰富貴無常如此甲第所閱甚多忽卽易主

醇醪

好酒謂之醇醪吳書程據常以氣凌周瑜瑜未嘗有慍色承奉愈謹程據自慙遂投分於瑜曰與公瑾交同瑜字公瑾爲友如飲醇醪不覺自醉

小冠子夏

患目者謂之小冠子夏漢書杜欽杜鄴俱有大名於兩人皆字子夏欽眇一目被人呼之盲子夏欽惡以盲字爲號自作一小冠戴之時皆呼爲小冠子夏

喋喋

參語語謂之喋喋漢文帝幸上林苑虎圈問上林尉
虎圈中事尉一詞不措有嗇夫代奏對言語無窮應
答不滯帝乃命與嗇夫官張釋之謂曰不可嗇夫利
口捷給陛下若與之官即使天下之人唯事口舌效
喋而已帝遂納諫

泰山

丈人謂之泰山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于泰山張說
爲封禪使說女壻鄭鎰本是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
三公已下皆轉遷一階一級惟鄭鎰是封禪使故超
驟遷至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鎰官位驟
跳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優人黃幡綽奏曰此乃泰
山之力也因此以丈人爲泰山

渭陽

舅謂之渭陽左傳云魯康公之母即晉獻公之女也
康公送晉獻公之子文公至渭陽曰見我舅氏如母
存焉見由以南面爲陽水以北面爲陰是康公送舅至渭水之北爲
曰渭陽也

宅相

外甥爲之宅相魏舒字陽元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此宅合出貴甥魏舒聞之曰吾爲外家成此宅相也舒後位至晉卿果如宅相者之言因呼外甥爲宅相

玉潤

女壻謂之玉潤晉樂廣字彥輔衆皆呼爲冰清女壻衛玠字叔寶世號爲玉人故時爲之語曰婦翁冰清女壻玉潤

東牀

女壻謂之東牀晉太尉郗鑒遣門生求女壻於王導家導命來便徧觀之王氏子弟咸自矜持唯一人於東牀坦腹而卧旁若無人郗太尉聞之曰東牀坦腹者佳壻也訪問乃是羲之遂以女妻焉

有尺布斗粟之事

兄弟不睦謂之有尺布斗粟之事漢文帝時淮南王長卿文帝弟也謀不軌文帝不忍戮請於蜀在道不食而死時人謠言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爾之是誨不及

參商

兄弟不和夫婦不睦皆謂之參商也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次曰實沈居于疇林皆不相善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以辰星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晉星唐人以晉星爲參星故謂之參商商丘地大夏則今在末晉陽縣是也

張蓋

戴席帽謂之張蓋春秋後語曰商君問趙良曰吾相秦何如五羖大夫良曰五羖大夫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及其薨也童子不謌謠秦者不相杵君不卹也

傾蓋

卸帽謂之傾蓋家語曰孔子之郯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傾蓋駐車者也

愛忘其醜

人有相善不顯其過謂之愛忘其醜呂氏春秋曰陳有醜人名敦洽龍眉權顙廣眼垂眉唇薄鼻鼽皮膚

殺黑陳侯(恍之外使治國內使制身後楚兵所圍發言拙避楚遂大怒促兵伐陳三月而滅人有言曰教洽貌陋足以駭人語拙足以喪國陳侯可謂愛忘其醜

水賓

濟渠謂之水賓左傳曰華門圭賓之人而皆凌其上又曰禮義者人情之賓大可通流也

素領

項後白髮謂之素領漢馮唐白首爲郎官素髮垂領

銅臭

蔣欝買官謂之銅臭後漢崔烈有重名靈帝時入錢五百萬拜司徒烈名譽遂減乃問其子鈞曰外人議我以爲如何鈞對曰人盡慕大夫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服武弁而走烈曰撾不受而走豈爲孝乎鈞曰舜事瞽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烈怒而止今以富者亦曰銅臭也

羅馬肉食

乘肥馬食珍味富之羅馬國史記泰國泰庫阿泰

相者唐舉曰聞君相李兄面相有諸侯之
曰有之請相子何如唐舉視之曰君揭鼻戾唇麤顴
蹙頸吾聞聖人不相待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而
曰君更得四十二年乎蔡澤笑曰吾乘馬肉食更得
四十三年亦足矣後果代應侯爲秦相

元昆

長兄謂之元昆周易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
也元則長也故論語曰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注云昆即兄也非長兄不得呼元昆也

義方之訓

教子弟謂之義方之訓左傳曰石碏云臣聞愛子教
之以義方也

絺綌

葛衫謂之絺綌論語曰當暑襌絺綌必表而出之注
曰單着葛衫而出非禮也

挾纊

著綿衣謂之挾纊史記楚世家齊戰楚既衆時值切寒
楚王撫慰將士皆意氣自倍軍皆知挾纊不覺寒也

倒載

沉醉謂之倒載晉山簡字季倫爲荆州刺史每出酣醉而歸人歌曰山公出何處往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醉酊無所知

加籩

增添飯味謂之加籩左傳曰鄭伯享楚子加籩豆六品矣

狐假虎威

託威權者謂之狐假虎威表秋後語曰楚莊王問江乙曰寡人自以昭奚卹爲相諸國不敢犯境豈非璧相之力乎江乙對曰王曾聞狐假虎威乎

周郎

士流會音樂謂之周郎吳志周瑜字公瑾妙於音律每有筵宴所奏音樂小有誤失瑜必舉目瞪視時人曰曲有誤周郎顧初孫權兄名策與周瑜同征夏侯獲喬公二女策與喬各納一人策謂瑜曰喬氏雖至流離得吾二人系納可謂佳壻矣吳國因此呼瑜爲周郎也

蚌鷸相持

兩人相捃拾謂之蚌鷸相持史記趙欲代燕蘇秦爲燕說趙王曰臣今來時水中見一蚌出曝其腹有鷸鳥啄其肉而蚌合其嘴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蚌鷸相持之際有漁父見併而擒之今燕趙相持爲弊甚衆臣恐强秦有漁父之功願大王熟計之趙王乃止

排闥

推門入謂之排闥漢書曰樊噲沛人也以屠沽爲業從高祖征伐有功高祖既定天下嘗卧疾於禁中不欲見人詔闥者不令放群臣入噲乃排闥直入見高祖流涕曰陛下與臣等起於豐沛其何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帝乃笑而起

鼓盆

喪妻謂之鼓盆莊周妻亡惠子往弔莊周不哭反鼓盆而歌人問其故莊周曰哭且無益自損而已

巨卿之信

與人相約應時而至謂之巨卿之信後漢范式字巨

卿與張元伯爲友春別京師暮秋爲期元伯至九日十五日殺雞炊黍以待之母曰相去千里何以審的元伯曰巨卿信士必不愆期言訖巨卿果至

鄧艾之疾

口吃謂之鄧艾之疾魏將鄧艾患吃晉文帝戲艾曰每稱艾艾不知有幾艾艾答曰假如孔子云鳳兮鳳兮亦只有一鳳耳

文過飾非

有過不改但說詞理謂之文過飾非論語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大宛

馬謂之大宛漢書李廣爲貳師將軍領兵伐大宛國得汗血馬武帝遂作天馬歌因號馬爲大宛也

蒭粟

馬料謂之蒭粟後漢第五倫爲會稽太守躬自斬蒭爛粟以飼馬

釋常談卷中

彈鋏

議諷主人覓食物謂之彈鋏史記馮驩在孟嘗君門下爲客每給蔬飯驩乃倚柱彈鋏而歌曰長鋏歸去來食無魚孟嘗君知之乃依上客給以魚肉後果有市義之失之功以報孟嘗君

備書

受僱寫文字謂之備書吳志闞澤字德潤會稽人好學居貧爲人備書以自給孙寫幾畢已誦在口後徙

至侍中

蒲鞭之恥

罪重而懲輕者謂之蒲鞭之恥漢書劉寬字文饒爲南陽太守吏有過失蒲鞭以示其恥也

開東閤

接待賓客謂之開東閤漢公孫弘起客舍謂之東閤招迎賢士後爲丞相封平津侯

東道

接待賓客謂之東道史記秦欲破鄭鄭圉君謂秦王曰若能捨鄭願爲東道之主有賓客往來可以救接其不達者也

楊朱之泣

泣於途路謂之楊朱之泣淮南子曰楊朱見岐路而泣之曰何以南何以北高誘曰嗟其別易而會難也

七步之才

文章敏捷謂之七步之才陳思王名子建魏文帝親弟也有大才文帝嫉之令作詩限七步內須成子建詩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

太急

八斗之才

文章多謂之八斗之才謝靈運嘗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膠柱鼓瑟

不見機而守舊規者謂之膠柱鼓瑟史記趙有名將趙奢能用兵奢既死趙王憐之使其子括將兵拒秦藺相如諫曰大王以其父之能而用其子者如膠柱鼓瑟耳

鬱壘

桃符謂之鬱壘于賓續搜神記及應劭風俗通云東海之中度朔山有盤桃屈曲三千里枝間東北山有二鬼一名鬱壘一名神荼萬鬼皆怕之今歲首立桃符于門畫此之形以辟鬼也

弊帷之弊

馬死謂之弊帷之弊續記曰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

雪東門之駜

堅心報怨謂之雪東門之恥越王句踐不納范蠡之諫興兵伐吳果大敗于吳之東門越王以餘兵五千退保會稽遂苦身勞思置膽于坐卧之所出入嘗之不忘其苦後果獲吳軍以雪東門之恥

折券

毁除文契謂之折券齊相孟嘗君受封邑于薛（薛地名）召門客往薛徵租時有下客馮驩請行驩至薛召欠租者悉至合其券既同（券合契也）詐稱孟嘗君令放欠盡焚其券

分謗

救人行非事謂之分謗昔韓獻子將欲斬人郄獻子往救之至則已斬矣郄獻子徇之曰吾爲韓君分謗也

棄繻之志

人有求官者謂之棄繻之志史記終軍字子雲西遊入關關吏曰若還當合符繻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徒還遂棄繻而度關後爲謁者持節出關關吏見之曰此前棄繻生也

伐柯

媒人謂之伐柯詩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王濟之僻

諳馬性謂之王濟之僻晉王濟乘馬度水馬不肯度濟曰必是惜錦連韉令之裝襜是也令解去之馬乃過水杜預謂晉帝曰王濟有馬僻和嶠有錢僻帝問曰卿有何僻臣有傳僻

潤屋

家富謂之潤屋曾子曰德潤于身富潤于屋

修容

重梳裹謂之修容漢馮婕妤字叔平爲人矜嚴好修容儀動作可觀

眞髮皓齒

女人髮黑齒白謂之眞髮皓齒漢武帝幸平陽公主宅見歌者眞髮皓齒覺而問之主曰姓衛字子夫帝遂納之即令升輦從宮人宮後冊爲皇后

鮮裝帕服

婦人施粉黛花鈿著綵衣裳謂之鮮粧帕服李夫人
別傳曰夫人久病武帝親往問之夫人面牆而卧都
不迴顧默然不語帝垂泣而去延年已下貴夫人曰
帝既再三顧問合轉面見帝囑託骨肉何乃嗜不
迴顧夫人曰我若不起此病帝必追思我鮮粧帕服
之時是深囑託也

么麽

身小謂之么麽春秋後語曰齊相孟嘗君入秦秦王
留之不放歸本國君乃逃去至函谷關關猶未開秦
法候雞鳴關方開孟嘗君有門客詐作雞鳴關乃開
遂得出關徑往趙趙之人聞孟嘗君至觀者如堵及
見乃曰向來聞孟嘗君之名將謂是魁梧之士此為
么麽丈夫耳

持兩端

事有未決應持看勢之時兩端史記魏信陵君之
姊嫁趙平原君為夫人秦發兵圍平原君平原君遂
遣使告信陵君令求魏王救之王曰欲救趙又恐秦
國強大不救又與趙書言

兩端之情

色莊

面嚴敬謂之色莊論語微子色莊者乎

屣步

不乘鞍馬謂之屣步屣鞋也蔡邕雜重王粲屣步迎之

七筋

甚筋謂之七筋蜀志先主劉備從曹操歸許昌操因從容次謂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食次不覺七筋墮地蓋怕曹操此語恐相害也

握髮吐餐

不倦賓客謂之握髮吐餐史記周公輔政七年其子伯禽驕慢公誡之曰吾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於天下可謂貴矣猶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餐以接賓客恐遺失恐恐遺失天下賢士汝慎勿驕慢於四方

掛冠

休官謂之掛冠西漢馮野王子康見亞莽篡逆乃曰

不去禍將及身遂解冠掛於夷陵東門而去

步履蹣跚

惠脚謂之步履蹣跚春秋時平原君趙勝有愛妾登樓見一跛躄者於樓下蹣跚而行妾見之大笑躄者詣其門謂平原君曰某不幸有足疾君家美人笑某請君斬其頭平原君許之而終不斬門下諸客聞之稍稍而去有一客謂君曰君許躄者斬美人而終不斬是君無信也平原君遂斬其妾以謝之諸客再

櫝楚

杖謂之櫝楚禮記曰櫝韜二物權其威也

塞上翁失馬

禍福相隨謂之塞上翁失馬淮南子云塞上翁有好道者家有走馬入於地隣人皆嘆其失馬翁曰未必爲禍居數日其馬引[illegible]駿馬同歸鄰人又皆賀之翁曰未必爲福既得駿馬翁之子墮馬折臂鄰人又來借問翁曰未必爲禍居一年[illegible]天下丁壯者皆控弦而戰翁之子以臂折得免

釋常談卷下

投轄

留客飲宴謂之投轄昔陳遵飲酒賓客滿座盡取客之車轄投于井中

罍耻

飲酒次酒盡謂之罍耻禮記曰瓶之罄矣罍之耻矣

無投杼之疑

清慎之士被人說毀謂之無投杼之疑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而參母方織有人來告其母曰曾

參殺人母曰參必不殺以後頻又有人來告其母曰曾參殺人母亦不信如此三度其母乃驚疑投杼出門而望復有人來其母問之答曰殺人者非母之子也

登徒子

男子好色謂之登徒子宋玉曰登徒子真好色者也

婦人有蓬頭垢面彎耳露齒皆淫之

不速之客

凡筵宴有不期命而自來者謂之不速之客周易曰包有魚不利于客有不速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憔悴

人有失意瘦惡謂之憔悴春秋云屈原事楚懷王爲三閭大夫爲佞臣靳尚所讒王乃流放之原遂遊于江潭行吟澤畔形容憔悴

陸雲之癖

愛笑謂之陸雲之癖晉陸機見司空張華華曰賢弟何不來機曰舍弟有笑疾不敢不先陳之張華鬚偏遂以錦囊盛之雲見果大笑華終不怪又嘗縗絰上

船水中見巴之影大笑落水死

無鹽

女人醜陋謂之無鹽齊有醜女號無鹽曰頭深目陷

曾墜腰肥項少髮皮膚如漆

伐善

見人自衒其能謂之伐善論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盤庚

五遷謂之盤庚尚書盤庚云殷帝五遷其國

杖頭

百錢謂之杖頭晉阮修字宣子嘗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家獨飲酣暢而歸

上巳日

三月三日謂之上巳日漢書禮儀至三月三日士流祓禊飲酒於東流謂魏但以三月三日不計上巳日

落帽之辰

重陽謂之落帽之辰晉孟嘉爲桓溫參軍溫甚重之重陽嘗飲于龍山嘉後至忽風起吹帽落而嘉不覺溫誡左右勿言以觀舉止也

喪明之感

子死謂之喪明之感記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而問曰吾聞之喪其親者喪其子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乎夫子汝罪一也喪汝親使人來有聞焉汝罪二也汝子死而自喪其明汝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曰吾過也

倨傲

見人輕慢謂之倨傲漢酈食其食音易其音箕謁高祖高祖使二婢洗足次令引食其入食其既入見高祖方長揖而不拜問高祖曰大王欲助秦乎爲復破秦若疑破秦豈可倨傲見長者耶

亹亹

事有相續謂之亹亹亹亹者莫善乎蓍龜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亹亹即是相續不絕也

以己方人

人自所好而指與他人同者謂之以己方人謂以己身比方他人也論語云子貢方人子曰賜賢乎哉夫我則不暇今人多云以己方人也

絕纓

夜飲次忽燭滅謂之絕纓 楚莊王與羣臣夜飲次燭滅有一人起牽美人衣美人告王曰有人牽妾衣已絕得其纓矣王曰飲人嫉酒而貴人以禮吾不爲也遂令左右盡絕其纓然後盡歡

哀王孫

見貧士與錢及食謂之哀王孫 漢書韓信淮陰人也少將家貧嘗至下邳釣魚有漂母哀之將歸家致食因止信數十日信謂漂母曰異日必大報母曰異日必大願酬答漂母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掃門

凡欲求事先施功力謂之掃門 漢書魏勃欲見齊相曹參無人相導勃每日早來平明即往參之門掃淨街路參怪而潛問之乃魏勃也引而問之答曰願見丞相于是爲之通達參遂納之擢爲舍人

俯拾地芥

能修志業苦求身事謂之如俯拾地芥 漢書夏侯勝字長公常云男子所患不明一經經術既明取米薪

如俯拾地芥

歸遺細君

從外將物歸與妻謂之歸遺細君細君即妻也漢武帝因伏日賜東方朔肉太官不在朔乃自抽所佩劒割肉將歸太官遂錄奏帝帝令朔自責朔曰援劒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義也

達于未萌

知未來事謂之達于未萌春秋後語云趙武靈王欲不胡服公子成以不便奏之王問服之義公子成對曰愚者達于成事智者達于未萌遂不納公子成之言即日胡服

何日胎蘇

問人何日遣行謂之何日胎蘇詩曰山車胎蘇行在何日

有鴻鵠之志

人雖居貧而志大者謂之有鴻鵠之志史記陳勝字涉少時嘗為人傭耕忽謂同耕者曰他日苟貴不

志汝等同耕者笑曰貧賤如此焉有富貴勝曰貧賤
豈知鴻鵠之志哉

掛劒之義

心許人物而不負者謂之掛劒之義史記吳季札
吳王最小子也王使札聘于晉帶寶劒以自衛北過
徐君念札之劒劒不形言札心已懌札以遠使未達
心私許之及札廻徐君已死乃以劒掛墓樹而去

忠信獲罪

爲事盡忠反招疑忌者謂之忠信獲罪史記穰苴自
齊歸燕國人毀之于燕王曰蘇秦左右賣國反覆之
臣也王遂棄而不用蘇秦謂燕王曰王聞有忠信獲
罪者乎

燕爾

新婚者謂之燕爾詩曰燕爾新婚

于飛

夫妻同行謂之于飛詩曰鳧鷖于飛

自掇其咎

公然爲非自致其禍書曰自掇其咎周易曰不克訟

歸通竄也自可於上[illegible]

趙達

筋謂之趙達趙達吳國人也善於一筋而算無不像應吳國興亡之事並中其算

失飣

飲食過熟謂之失飣論語曰雖惡不食失飣不食

風流醞藉

人有溫柔雅謂之風流醞藉書廣德如此

六出

雪謂之六出草木諸花皆有五出唯雪有六出

二毛

髮半白謂之二毛潘岳仁年三十二髮已二毛

馳騖

驅馳求名利謂之馳騖

風馬牛

人事不相干不相接謂之風馬牛

韡韡

聲謂之韡韡天子以綿旌其耳不聽人過

圓規方矩

指教謂之圓規方矩

聾瞽

不嚮好事謂之聾瞽

敗于垂成

凡事欲成却不成謂之敗于垂成

靡惡不爲

不善之事並僧爲之謂之靡惡不爲

自媒

自稱已善謂之自媒

厚誣

枉人爲非謂之厚誣史記吾雖小人不可厚誣君子

[illegible]人[illegible]作[illegible]文[illegible]當[illegible]卷[illegible]家[illegible]百[illegible]五[illegible]十

[illegible]

續釋常談

宋 龔熙正

御前

後漢蔡邕獨斷天子所在曰御前

陛下

漢高祖紀注王者世有執兵陳於堦陛之側陛下者郡臣敬至尊之意也

訂較

三國志孫堅傳堅夜馳見袁術畫地計較

下官

通典曰宋孝武帝多積忌諸國史人於本國者不得稱臣而稱下官事在孝武帝紀中也一說者云稱臣者通稱爲梁武帝史改臣爲下官

面折

漢王陵傳陳平曰於面折庭爭臣不如君汲黯傳黯爲人性倨少禮而折不能容人之過公孫弘傳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之自釋不肯面折送事

相門有相

按南史王詢召見文德殿上目送之謂來弁曰可爲相門有相

將門有將

王鎮惡傳宋武帝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

郎君

世說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詣臺語云小兒恪知謹卿可以語速速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云

半子

唐回紇傳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上書恭甚其言昔爲兄弟今爲半子也

姨夫

元氏小叔與姪大淵書云吾時在鳳翔每借書與齊倉曹冢徒步執陸姨夫師受

小姑

古樂府焦仲卿妻詞云却與小姑別泪落連珠子

令弟

文選謝靈運從弟惠連云末路值令弟酬問開顏披心

姑夫

五代史石敬塘入篡時皇后云姑夫

妹婿

三輔決錄趙岐娶馬續女宗姜爲妻續兄子融岐曰妹壻之故屈志于融

弟婦

弟談數王詢祖曰唯覺妹夫疎于弟婦

先輩

世說王子敬問謝公休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又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

火伴

古木蘭詞云出門見火伴

家屬

孔毅父雜說前漢西域傳屯田輪臺募民壯健累重敢涉者詣田所注累重謂妻子家屬也

丫頭

劉賓客寄贈小樊詩云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

小家子

殷雲小說李膺州縣聶季保小家子不敢見膺

打草驚蛇

王簿貪賄干曾曾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

乞兒

漢官儀曰張衡云明帝臨軒雍歷二府光觀壯麗而太尉府獨卑陋顯宗東顧嘆息曰推牛縱酒勿令乞

見爲宰

檀郎

李商隱詩傳道門庭舊未行今朝歌管屬檀郎李賀詩檀郎眠何處

妳妳

焦仲卿妻古詩云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又云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又云媒人下床去諾諾復妳妳

陪酒陪歌

釋仲殊花品序每歲禁煙前後置酒饌以待來賓賞花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故俚語云彈琴種花陪酒陪歌

暖寒之具

開元天寶遺事巨豪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之祭令僕夫自本坊巷口掃雪爲徑路躬親至坊前之巷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爲暖寒之具

書手

報應記宋術士淮人應明經舉元和至河陰縣因疾

病廢業爲鹽鐵院書手

阿妳

李商隱雜纂七不稱意內云少去聲阿妳

村氣

劉餗隋唐嘉話薛方徹尚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此乃薛附馬村氣也

客氣

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入盡客氣也南史宋尚書左丞荀亦松秦顏延之啓云高自北擬合客氣虛張

幹事

南史沈文學傳宋明帝就褚彥回求一幹事人爲晉平王之上佐

後生子

鮑明遠少年時至衰老行篇云寄語後生子作樂當及春今俗少年者呼爲後生子士往往笑之不謂此乃古語而人尚用之也

宋　劉孝孫

紫袈裟

唐代宗寶錄云大曆三年詔杭州僧惠崇內賜紫袈裟

桃板

玉燭寶典曰元日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以鬱林山桃百鬼畏之即今謂之桃符也其上或書神荼鬱壘之字

爆竹

荆楚歲時記曰元日庭前爆竹起于古之庭燎

剪綵勝

初學記云起于晉代賈充夫人所作瑞綵圖之形又云耶似黃勝戴勝也董勛問禮俗人日以七種菜爲羹剪綵爲人勝或鏤金箔爲人以帖屏風亦戴之于頭髮又造花勝以相遺之

鞦韆

古今藝術圖云北方戎人習輕趫之態每至春秋爲中國女子學之乃以綵繩懸樹立架爲之

餳粥

陸翻鄴中記云寒食之日作醴酪煮粳米及大麥爲酪擣杏仁煮作粥玉燭寶典曰今人悉以大麥粥研杏仁爲酪以餳飲之蓋斷火故作此粥也

半臂

實錄曰脊大業中內官多服半除即今之長袖也唐高祖減其袖謂之半臂

偏

後衣古者衣服短而齊不至于地後漢書梁冀始制
狐尾單衣注云後裾曳地若狐尾至今婦人裙衫皆
偏裁其後俗呼曰偏後衣也

大帽

實錄曰大帽野老之服至後魏朝臣皆戴之唐初以
縠爲之以障風塵

流杯

晉書束皙曰昔周公卜洛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
觴隨流波其後三月三日曲水流杯即其遺事

白波

資暇錄云起于東漢初擒白波賊戮之于席卷故酒
席倣之以快人情也

注子偏提

元和初酌酒用尊杓無何改爲注子其形如甕而有
蓋嘴柄皆具元和中貴人仇士良惡其名同鄭注乃
去其柄安系著茗瓶而小異之目曰偏提

阮咸

唐代宗朝阮行冲爲太上少卿時有人于古冢獲銅

器似琵琶而圓獻于阮公曰此阮仲容所造乃命工
人以木爲之音韻清朗頗難爲權以仲容之姓名呼
焉況阮公昔賢豈可以其名氏號樂器乎元以其形
似月其聲合琴名爲月琴

骰子

聲譜云傳陸采名也魏陳思王曹子建製雙陸局置
骰子二至唐末有葉子之戲未知誰置遂加骰子至
于六按烏曹如置六傳之戲乃行十二棋者及老子
度函谷關置樗蒲戲俱曰傳李氏資暇云按諸家字
書骰子合作投子投擲之義今作骰子字非史記蔡
澤說范雎曰傳者欲大投裴駰注云投投子也及投
擲之義是樗蒲盧雉櫝白五采骰子也非謂今角子
至六者蓋陳思王之作也潘氏紀聞譚曰骰子鐫四
以朱者因玄宗與貴妃采戰將北唯重四可轉敗爲
勝上擲而連呼叱之骰子宛轉良久而重成四上大
悅命將軍高力士賜四緋

彈棋

事始引世說始自魏白氏六帖誤也按西京雜記漢

武帝好蹴鞠言事者爲勞體非至尊所宜帝同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因而作彈棋貢

角抵戲

史記秦二世在甘泉宮作樂角抵俳優之戲其後漢武帝好此戲即今之相樸也

篡簇

禮記曰夏后氏之籠篡簇植曰篡橫曰簇用懸鐘磬也

金根車

漢已漢輿服志曰秦王作金根車

華蓋

崔豹古今注云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常有五色雲在帝上下故爲華蓋也

曲蓋

古今注云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大公因而爲折蓋之形

甲乙帳

漢武帝以珊瑚珠夜光珠雜天下珍寶爲甲帳其次

爲乙帳甲者居神乙者自居

祖中記　梁　沈約

馬冢

漢丞相夏侯嬰墓在飲馬東入道南今俗人謂之白馬冢

雞潮

移風縣有雞雄鳴長旦其聲清如吹角每潮至則鳴故呼爲雞潮

蟻漆

居風縣有蟻絮藤人視土中知有蟻因塑發以木皮
挿其上則蟻出緣而生漆

鷹俊

支遁常養一鷹人問之何以荅曰賞其神俊

渴烏

漏刻法曰以器貯水以銅爲渴烏狀如鈎曲以引器
中水于銀龍口中吐入權器漏水一升秤重一斤時
經一刻

吳舸

張揖埤蒼曰舸吳船也音影

倚燈

東宮舊事曰太子有銅駞頭燈銅倚燈

思煙

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鵲繞煙而噪或使介
子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爲立臺號曰思

謹酒

周禮菙氏掌謹酒謂使人節用酒也

觴政

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盡者
浮以太白

治藹

爾雅曰菊也

玄骭

陸機瓜賦曰小青六班玄骭素榧

龍子

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一名龍子

鴈塞

梁州界有鴈塞

攘寒

張勃云冷水夏濯可以清暑温水冬浴可以攘寒

綺欄

魚豢魏畧曰明帝九龍殿前爲玉井綺欄

裘傳

張瑩漢南記曰郭丹絶跡棄軍纏節裘傳從武關出

謁更始

狐聚

漢書曰梁縣有懸狐之聚

柴阜

齊地記柴阜榛棘森然故曰柴阜

鐵柱

漢官曰侍御史周官爲柱下史冠法冠一名柱後以鐵爲柱亡其審固不撓

序客

釋名曰鴻臚者本故典客事掌賓禮武帝時更爲鴻臚鴻大也臚陳序也欲大以禮陳序于賓客也

看門

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塡門及免官門外可設雀羅復爲廷尉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蒿宮

周德澤和洽蒿茂大以爲宮柱名曰蒿宮

瘞玉

修封泰山瘞玉告宗

畫棺

漢和帝追封謚皇太后父梁松爲褒新愍侯改殯賜

東園畫棺

神州國光社